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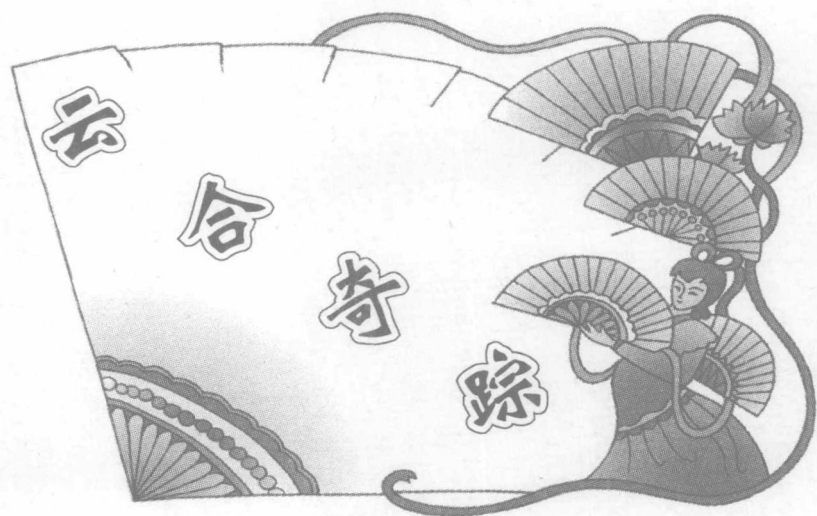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七十三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不题撰人

目 录



第 一 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7)
第 二 回	开浚河毁拆民居	(12)
第 三 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	(16)
第 四 回	真明主应瑞濠梁	(20)
第 五 回	牧牛童成群聚会	(24)
第 六 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	(29)
第 七 回	贩乌梅风留龙驾	(33)
第 八 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	(37)
第 九 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	(41)
第 十 回	定滁州神武威扬	(45)
第 十 一 回	兴隆会吴祯保驾	(49)
第 十 二 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	(53)
第 十 三 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	(57)
第 十 四 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61)
第 十 五 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	(65)
第 十 六 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69)
第 十 七 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	(73)
第 十 八 回	刘伯温法遣猿还	(77)
第 十 九 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	(81)
第 二 十 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	(86)
第二十一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	(90)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	(94)



第二十三回	胡大海活捉吴将	(98)
第二十四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	(102)
第二十五回	张德胜宁国大战	(106)
第二十六回	释亮祖望风归降	(110)
第二十七回	取樊岭招贤纳士	(114)
第二十八回	诛寿辉友谅称王	(118)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节	(123)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换桥梁	(127)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131)
第三十二回	张金箔法显街坊	(136)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殒命	(140)
第三十四回	张虬飞锤取二将	(144)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149)
第三十六回	韩成将义死鄱阳	(153)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谅	(157)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将埋伏禁江	(161)
第三十九回	陈友谅鄱阳大战	(165)
第四十回	朱太祖误入庐山	(170)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复叛	(177)
第四十二回	罗喉星魂返天堂	(182)
第四十三回	损大将日现黑子	(186)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190)
第四十五回	击登闻断明冤枉	(194)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199)
第四十七回	薛将军收周擒将	(203)
第四十八回	杀巡哨假击锣梆	(207)
第四十九回	张士诚被围西脱	(211)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215)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连剿六叛	(219)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献策来降	(223)
第五十三回	连环敌徐达用计	(227)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仓	(231)
第五十五回	张豹排八门阵法	(235)
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梦告行藏	(239)
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杀贼祭父	(243)
第五十八回	熊参政捷奏封章	(247)
第五十九回	破姑苏士诚命殒	(251)
第六十回	哑钟鸣疯僧颠狂	(255)
第六十一回	顺天心位登大宝	(259)
第六十二回	方国珍遁入西洋	(263)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友定受戮	(267)
第六十四回	元兵败直取汴梁	(271)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纳款	(275)
第六十六回	克广西剑戟辉煌	(279)
第六十七回	元宫中狐狸自献	(283)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顺帝奔亡	(287)
第六十九回	豁鼻马应外合	(291)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阳	(296)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州弃世	(301)
第七十二回	高丽国进表称臣	(305)
第七十三回	获细作将计就计	(309)
第七十四回	现铜桥天赐奇祥	(313)
第七十五回	赐铁券功臣受爵	(318)
第七十六回	取四川剑阁兵降	(323)
第七十七回	练猢猻成都大战	(327)
第七十八回	帝王庙祭祀先皇	(333)



第七十九回	铁道士云中助阵·····	(340)
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唐虞·····	(346)





第一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龙兴虎奋居淮甸，际会风云除伪乱。
手提宝剑定山河，长骑铁马清民患。
杀气遮笼濠泗城，帝星正照凤阳县。
百战功劳建大勋，沙场汗马征凶叛。
血污两浙缚奸吴，尸满三江擒贼汉。
扫净妖氛天下宁，施张清气乾坤变。
功业皆从翰苑编，贤臣都入辞臣赞。

千秋历史，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以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等到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三国归晋，晋后南北朝，转而至隋。几代之间，朝亲暮仇，复至唐高祖，统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又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共五代。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宋朝太祖来，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叫他做“香孩儿”。匡胤削平诸国，建都汴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虏。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康王被逼到扬子江边。一望长江天堑，无楫无舟。忽有二人牵马一匹，说道：“此马可以渡江。”康王见势急，就说：“你二人倘果渡得我时，重重赏你！”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那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闭着眼，但听得耳边风响，倏忽之间，便过长江。那二人说：“陛下此去，尚延宋祚有一百五十余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请下马。康王睁眼一看，人与马俱是泥做的。正在惊疑，



远远望见一面旌旗，俱是来迎王驾的，便即位于应天府。这就叫做“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话分两头，却说鞑靼国王曾孙忽必烈，他的母亲梦见火光照腹而生，居于乌桓之地。后来伐乃蛮，蹙西夏，并了赤乌的部落，僭称王号。在斡难河边，破了白登，过了狐岭，直至居庸关，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于临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了宝位，国号大元。传至十世，叫做顺帝。以脱脱为左丞相，撒敦为右丞相。

一日，早朝已毕，帝曰：“朕自登基以来，五载于兹，因见朝事纷纷，昼夜不安，未得一乐。卿等可能致朕一乐乎？”撒敦奏道：“当今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士，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为万乘之主，身衣锦绣，口食珍馐，耳听管弦之声，目睹燕齐之色，神仙游客，沉湎酣歌，惟陛下所为，有何不乐？徒自昼夜劳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负，绿鬓朱颜不再来。

顺帝大喜道：“卿言最当！”左丞相脱脱进言曰：“乞陛下传旨，速诛撒敦，以杜淫乱！”顺帝道：“撒敦何罪？”脱脱道：“昔费仲迷纣王，无忌惑平王，今撒敦诱君败国，罪在不赦！望陛下听臣讲个‘乐’字：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与民同乐，后来便有天下之二；商纣有鹿台之乐，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诛。陛下若能任贤修德，和气洽于两间，乐莫大焉。倘效近世之乐，必致人心怨离，国祚难保。愿陛下察此！”顺帝听了大喜道：“丞相之言极是！”令内侍取金十锭，蜀锦十匹赐之。脱脱辞谢：“臣受天禄，当尽心以报国，非图恩利也。”顺帝道：“昔日唐太宗赐臣，亦无不受，卿何辞焉？”脱脱再拜而受。

撒敦惶恐下殿自思：“叵耐这厮与俺作对，须要驱除得他，方遂吾意！”正出朝门，恰遇知心好友，现做太尉，叫做哈麻，领着一班女乐，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百寿衣，都带着七星摇拽墮



马妆角髻，都穿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娜；叮叮咚咚，悠悠扬扬，约有五十余人，进宫里来。两下作揖才罢，哈麻便问：“仁兄颜色不喜，却是为何？”撒敦将前情仔细讲说一遍。哈麻劝说道：“且请息怒。以后乘个机会，如此如此。”撒敦说：“若得如教，自当铭记！”撒敦别过，愤愤回家不提。

且说哈麻带了女乐，转过宫墙，撞见守宫内侍，问道：“爷爷、娘娘今在哪里？”内侍回说：“正在百花台上筵宴哩。”哈麻走到台前，俯伏说：“臣受厚恩，无可孝顺，今演习一班女乐，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留宫听用。”顺帝纳之。哈麻谢恩退出。且说顺帝待朝散回宫，女乐则盛妆华饰，细乐娇歌，迎接入内，每日如此，不在话下。

一日，顺帝退朝，皇后伯牙吴氏设宴于长乐宫中，遂命女乐吹的吹，弹的弹，歌的歌，舞的舞；彩袖殷勤，交杯换盏，作尽温柔旖旎之态，饮至更深方散。是夜，顺帝宿于正宫，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着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帝急问道：“尔何人也？”其人不语，即拔剑砍来。帝急避出宫外。红衣人将宫门紧闭。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顺帝冷汗遍体，便问内侍：“是什么时候？”近臣奏道：“三更三点。”皇后听得，近前问道：“陛下所梦何事？”顺帝将梦中细事说明。皇后道：“梦由心生，焉知凶吉。陛下来日可宣台官，便知端的……”言未毕，只听得一声响亮，恰似春雷。正是：

天门雷动阳春转，地裂山崩倒太华。

顺帝惊问：“何处响亮？”内侍忙去看视，回来奏道：“是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顺帝听罢，心中暗思：“朕方得异梦，今地又陷一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众臣朝毕，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问曰：“朕夜来得一奇梦，卿可细详，主何吉



凶？”志冲道：“请陛下试说，待臣圆之。”帝即言梦中事体。志冲听罢，奏道：“此梦甚是不祥！满宫螭蚁毒蜂者，乃兵马蜂屯蚁聚也；在禁宫不能扫者，乃朝中无将也；穿红人扫尽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姓赤也；肩架日月者，乃掌乾坤之人也。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赤衣子夺日之验，与此相符。望吾皇修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灾患。”帝闻言不悦，又道：“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道：“天地不和，阴阳不顺，故致天倾地陷之应。待臣试看，便知吉凶。”顺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只见地穴约长一丈，阔约五尺，穴内黑气冲天。志冲奏道：“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看有何物。”脱脱道：“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顺帝即令有司官，取出一杀人囚犯，姓田名丰。顺帝道：“你有杀人之罪，若探清穴内之事，便赦汝死。”田丰应旨，手持短刀，坐于筐中，铃索吊下，约深十余丈，俱是黑气。默坐良久，见一石碣，高有尺许，田丰取入筐内。再看四周无物，乃摇动索铃，使众人拽起。顺帝看时，只见石碣上面刻有二十四字：

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芳。

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

顺帝看罢，问脱脱道：“‘元重改’莫不是重建年号，天下方能保无事么？”脱脱奏道：“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当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顺帝道：“卿等且散，明日再议。”言毕，一阵风过，地穴自闭。顺帝见大惧，群臣失色。遂将石碣藏过，赦放田丰，驾退还宫。

翌日设朝，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如此不觉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引进西番僧，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揲演儿法。又进僧伽璘真，善授秘法。顺帝习之，诏以番僧为司徒，伽璘真为大元国师。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谓之“供养”。璘真尝向顺帝奏道：“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在



而已，人生几何？当授此术。”于是顺帝日从事，广取女子入宫。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头垂辫发戴象牙冠，身披纓络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镶嵌短袄，绶带鞋袜，各执巴剌般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垂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或用汗衫；所奏乐器，皆用龙笛、风管、小鼓、箏、琵琶、鸾笙、桐琴、响板。以内宦长安迭不花领之。宣扬佛号一遍，则按舞奏乐一回。受持秘密戒者，方许入内，余人不得擅进。如顺帝诸弟八郎与哈麻、秃鲁帖木儿、老的沙等十人，号为“倚纳”，皆有宠任，和顺帝一起，相与褻猥，甚至男女裸体。

其群僧出入禁中，丑声外闻。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帝又于内苑造龙舟，自制样式：首尾共长二百二十尺，阔二丈，前帘棚、穿廊、暖阁，后五殿楼子，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带，头戴漆纱巾，依舟两旁，各执一篙。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内，往来游戏。舟行则龙头眼爪皆动。又制宫漏，约高六七尺，为木柜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棒时刻筹，时至即浮水面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持钟，一持铃，夜则神人按更而击，极其巧妙，皆前朝未有也。又于内苑中起一楼，名曰“碧月楼”，朝夕与宠妃宴饮于上，纵欲奢淫，不修德政。天怒人怨，干戈四起，盗贼蜂生。天垂异象，妖怪屡生：燕京有鸡化为狗，羊变做牛；江南铜铁自鸣；汴城河水，忽成五彩，花草如画，三日方解；陇西地震百日；会州公廨墙崩，获弩五百余张，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彗星火焰蓬勃，坠地成石，形如狗头；温州乐清江中龙现，有火如球；山东地震，天雨白毛。各处地方，申奏似雪片似的飞来，都被奸臣隐瞒不奏。顺帝哪里晓得，只在深宫昏迷酒色，并不知外边灾异若何。



第二回 开浚河毁拆民居

膺祚中原已百秋，蒸黎随处若虔刘。

山青水绿非前代，草白沙黄都废丘。

天上云沉谁见日，人间愁重哪抬头。

几时否极重还泰，醉在西江十二楼。

却说多年之间，由于顺帝宴安失德，各处灾异多端，人心怨恨，盗贼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并这些番僧等，遮瞒不奏。顺帝哪里晓得，终日只在宫中戏耍。按下此事不提。

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

树木森阴，河流清浅。春花初放，万红千紫斗芳菲；秋暮枫寒，哀鸿悲鸣争嘹亮。到夏来，修竹吾庐，装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到冬来，古梅绕屋，安排起几处远离人世的蓬莱。对面忽起山冈，尽道象黄陵古渡，因声声叫冈做“黄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群，便个个唤庄为“白鹿”。

不知哪里来个官儿，摇摇摆摆，走到林间，说道：“真个是天上人间，尘中仙府！”便对跟随的人吩咐说：“你可查此处是谁人家的，叫他送给我老爷，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跟随的得令，便到庄内说：“你是何人家，做什么勾当？晓得我们贾老爷在此，茶也不送一盏出来！”却见一人身高丈二，眼若铜铃，出来接应道：“不要说是‘假’老爷，就是真老爷，能怎么样？思量什么茶吃，快走！快走！”说着手持长枪，竟赶出来。那些跟随的扭了这官儿，奔出林中，那人也即回去了。官儿自言自语说道：



“我贾鲁的声名，哪处不晓得，叵耐这斯如此！略施小计，须毁了这个地方。”

不则一日，那贾鲁竟到京师。次日朝见拜毕，顺帝问：“贤卿一路劳苦？”又说：“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觉寂莫。”又问：“一路风景民情何如？”贾鲁便奏说：“一路黄河淤塞，漕运不通，因此民谣上都说道：‘石人一只眼，不挑黄河天下反。’依臣愚见，须挑开沿河一带，顺应民谣，且通漕运。”顺帝应道：“我前日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那言官上本说道，民谣汹汹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宜兴工劳役。’据你今日说的，是不挑的不好了。”贾鲁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说：“陛下若依了言官，不挑黄河，听他淤塞了，这些粮米将从哪路而来？南北不通，粮米不济，不反须待何时？”顺帝说：“极有理，极有理！只是当从何处开浚？”贾鲁说：“依臣一路看来，应从徐、颍、淮、黄进发，处处该开。河至颍州白鹿庄、黄陵冈，俱被民居占塞，上下四十里，更为阔淤，更急该开。”顺帝即刻传旨，起发河南、河北丁夫七十万人，开浚黄河原路，刻定一月之内完工，阻挠者斩。起驾回宫，不提。

却说颍州白鹿庄，日前持枪来赶贾鲁的，传说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姓刘名福通，一身膂力异常，且又晓得妖术。家中有面镜子，人来聚会焚香，与他心顺的便照出是为官、为吏，还是庶民、军士的模样出来；倘与他心不顺，便照出诸般禽兽形象出来。他又结识一个朋友，叫做韩山童，假称世要大乱，弥勒佛下生。设下了一个“白莲会”，凡在部下系红巾为号，鼓动这些愚民，如神如鬼敬他。有些小事，便去照镜子问下落。

一日，刘、韩二人正在庄前供祠，众人说：“如此佛力，哪怕不做皇帝！”只听得锣声连连地响，呼的呼，喝的喝。两人远远认得，却是本州的知州，坐在马上，带领弓兵三百余人，竟投庄里来。知州坐下说：“今奉圣旨，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



浚黄河，拆去民居！”内有里正禀道：“民谣说，‘挑动黄河要反’……”知州说：“这是圣旨，谁敢有违！且旨上说，‘阻挠者斩。’今且借你的头，斩讫号令示众。”说罢，那刽子手竟推这里正到庄前，一刀砍下，献了首级。知州便吩咐将头盛在桶内，沿河四十里，号令前去。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霎时间拆去。妇女鸡犬，被赶得四散奔逃。

福通低着头，只是捶胸叫苦，思量道：“青天白日，竟起这个霹雳！害得我无家可归，无地得依，奈何！奈何！”大叫说：“反了罢，反了罢！左右是左右了。肯随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贵；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司苦楚去！”登时，聚集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砍了，执头在手，叫道：“胡元混乱中国。今日开河，拆去民居，你们既肯从我，便当进城开狱，放了无罪犯人，收了库中财宝，包你们有个好处。”又把手中那镜子往水中一照，说：“如心尚有狐疑的，可从河中掘下，必见分晓。”只见左边一伙，也约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齐掘。掘不到一尺，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身長一丈，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额中凿着一只眼。福通大呼道：“众位可晓得么？一向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你们心上何如？”这些人便合口说道：“敢不从命！”

福通便带了众人，竟投州里来。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因杀了知州，便时刻防备。一声锣响，城中冲出一标人来，便两下厮杀起来。福通虽是力大，手下的兵，终是未曾训练，被官军赶杀十来里。韩山童马略落后，却被官军赶上一刀杀死。福通便率杜遵道、郁文盛、罗文素等，勒马回杀，救得后边的人，竟到亳州立寨。

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山童妻杨氏为太皇后，杜遵道、郁文盛为左右丞相，福通与罗文素为平



章知枢密院事。招集无籍十万余人，攻破罗山、确阳、真阳、叶县等处，直侵汴梁，不提。

再说官军依旧进城，坚闭城门。朵儿只班便星夜申奏京师，备陈事情；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脱脱见揭帖，便吩咐见赍本官：“明早随我进奏。”次早，脱脱奏说：“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昨日接得各府州县报说，贼兵反了共一十四处。”顺帝大惊，问：“哪十四处？”脱脱说：“有颖州刘福通、台州方国珍、闽中陈友定、孟津毛贵、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章州崔德、池州赵普胜、道州周伯颜、沙南李武、泰州张士诚、四川明玉珍、山东田丰、沔州倪文俊。”顺帝闻奏大惊，说：“如之奈何？”脱脱奏道：“请大兵先讨平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芝麻李四寇，庶无后患。”帝便说：“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李思齐讨刘福通，蛮子海牙讨张士诚，张良弼讨芝麻李。先除大寇，后剿小贼。”敕旨既下，脱脱叩头下殿。那四将各点兵五万，择日辞朝，竟离了燕京，各自寻路攻取。

